

地区政治透析

当前阿拉伯革命态势分析

[印度]维杰·普莱沙德

摘要：阿拉伯世界自 2011 年以来发生持续动荡，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先后出现政局动荡甚至政局颠覆。当前阿拉伯世界的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博弈，这将长期左右阿拉伯世界的政局。伊斯兰政治势力不断壮大，其极端思想及行为是阿拉伯世界政局动荡的重要影响力量，阿拉伯世界的青年人对政局不满，不断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处于边缘地位的工人阶级、世俗主义者与非政治民众对当前局势的态度也影响着阿拉伯地区的稳定。

关键词：阿拉伯革命；政治伊斯兰；世俗自由主义者

作者简介：维杰·普莱沙德，印度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及评论员、哈佛大学三一学院国际问题专业教授。

译者简介：陈平，中央党校政法部 2013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张英魁，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山东日照 276826）。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3-0068-08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毫无疑问，2011 年发生的暴乱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埃及与突尼斯的执政者被推翻，利比亚政权垮台，海湾地区的君主国岌岌可危，叙利亚国内充斥着激烈的流血冲突。倘若在十年前，如此大范围的政治变动是不可预知的，当时以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为范本的新自由主义安全国家旗帜风靡一时。阿拉伯世界那时的关注点集中在伊拉克被摧毁后带来的损失上。帝国主义的粗野不仅震撼着那些急于与美国合作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让他们忧虑不安。在一个日益趋向于单极化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中，拥有僵硬政权的他们会不会成为美国的傀儡？而在 2011 年，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在穆巴拉克与本·阿里的统治之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反抗穆巴拉克政府

的具有灵活多样形式的抵抗行为。这种抵抗采取各种形式，一些是重叠交错的，一些是彼此冲突的。

一、政治的伊斯兰世界

最明显的反抗力量是20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它是利用伊斯兰力量进行反殖民地斗争的全球运动的组成部分。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成立于1928年，它不仅是一种针对当时称之为“西化”局势的反应，而且该组织试图为那些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的大众提供现代公共物品（如医疗、教育等）。正是因为政治伊斯兰的这种双重性质将其与较为保守的伊斯兰教形式区分开，比如萨拉菲派（Salafis）。当代政治伊斯兰的思想来源广泛，比如从赛义德·毛杜迪（Sayyid Maududi）、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等当代诸如此类理论家的著作中汲取力量。库特卜的理论认为，政治伊斯兰必须首先攻击“较近敌人（nearer enemy）”，即阿拉伯世界的新兴国家，因为在攻击“较远敌人（further enemy）”之前他们是不虔诚的，帝国主义集团将会其作为进行国内镇压的目标。一系列的杀戮，包括杀害库特卜，将穆斯林兄弟会从领导地位赶下来并被放逐，转入地下，这加速其转向武装之路，埃及兄弟会的一支分裂出来形成伊斯兰圣教组织，成为基地组织的来源之一。因为受到伊斯兰1979年革命的激励、那些打击“较近敌人”而非阿拉伯同胞的海湾君主国的资助以及西方情报机关怂恿其反对成为左派平等自由主义的陪衬，政治伊斯兰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急速增强。这就是为何在略微不同的时期，此力量在阿尔及利亚、土耳其能够接近政治权力，之后同样被军事力量清除的原因。在阿尔及利亚，这导致了一场残酷的国内战争（1991~2000），土耳其的“后现代政变”（Post-modern Coup, 1997）致使福利党组成联合政府，后来导致正义与发展党（AKP, 当前执政党）形成。政治伊斯兰的大众性具有隐蔽性，民众面临着国内战争或恐怖主义，土耳其除外。在叙利亚，政治伊斯兰受到严

萨拉菲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极端主义教派，他们拒绝删减或更改的伊斯兰教原初教义。该派别成立的极端主义武装组织，受到基地组织思想的影响，坚持建立正统宗教国家、反以色列和反西方的立场，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赛义德·毛杜迪（1903~1979），巴勒斯坦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三大理论家之一；赛义德·库特卜（1906~1966），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兄弟会）的理论家、意识形态大师、当代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Sayyid Qutb, *Milestones*, Stuttgart: Ernst Klett Printers, 1978.

厉镇压，其领导人流亡在外，仅对叙利亚半数地方政府有影响力。政治伊斯兰的优势在于它有一支敢于牺牲奉献的骨干力量，并在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清真寺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投身于政治活动中的能力。

二、阿拉伯青年人的力量

阿拉伯世界第二个强有力的力量是青年人，他们对僵化窒息的政权绝望，并产生出一系列不满——对缺乏雇佣选择权愤怒、对政治机会的缺乏感到失望，对国家安全机制的社会失效而麻木。阶级分裂导致青年人出现分化，当然这需要进一步明确分析。但是需要开诚布公地阐明的是，青年人中弥漫着“躁动”的情绪。在推翻本·阿里（Ben Ali）政权、穆巴拉克（Mubarak）政权以及与此无关的卡扎菲政权的斗争中，这部分青年人不希望达成任何缺少政治分配真正转变的政府。他们并非没有政治经验，这点在埃及中尤为明确。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十年间，这些年轻人是埃及主要抗议运动的中流砥柱。颇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政治训练是由左派纳赛尔派知识分子提供的，后者在 2002 年组建埃及人民委员会，支持暴动。为了回应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的暴行，埃及学生组织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当年 4 月 9 日在亚历山大大学的示威活动中，警察射杀了一名 20 岁的学生（Mohammed El-Saqa），近 300 名学生在本次暴动中受伤。当美国企图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在那些支持暴动的情绪中衍生出一种反战组织。美国开始对伊拉克开战时，2003 年 3 月 20~21 日，大约近 2 万埃及人占领塔里尔广场（Tahrir Square）进行抗议。穆巴拉克政府禁止示威游行，并逮捕了八百群众，包括两名议会成员，著名的纳赛尔派领导人萨巴希（Hamdeen Sabahi）以及前华夫脱党成员穆罕默德·哈桑宁（Mohamed Farid Hassanein）。同年 10 月，左派作家索纳拉·易卜拉欣（Sonallah Ibrahim）勇敢地出现在埃及政府授予的年度小说家奖项颁奖现场，并发表言论：“我认为，政府不具备授予此奖项的公信力”，然后走了，将奖杯遗留在桌子上。大街上弥漫的哭声反映出一种情绪：“巴格达就是开罗，耶路撒冷就是开罗”，支持暴动与反对战争的情绪在埃及相互斗争，此起彼伏。“我们希望埃及自由，但现在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进行抗议的这些“青年”具有长达十年之久的间接反抗帝国主义经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帝国主义自满地在阿拉伯的领土横行。2008 年 4 月 6 日纺织工人

FTA, “Generation at Last in Ferment”,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441/ce>.

参见 <http://www.kefaya.org/reports/0311Alkhamisi.htm>.

进行了有组织的罢工，青年人通过四月六日的运动及其发展，与工人阶级建立了联系。青年中孕育着一些新的社会观点——思考两性关系、不同宗教组织间关系的新方法等等。传统政治的形成或是扼杀宗教间的差异，或是严格地回到家庭权力的标准形式，而这些新社会集团对思考社会生活的新方法持较为宽容态度。这是一种实质上的进步，与那种僵化窒息、较为现代的宗教政体形成鲜明对比。

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以及处于边缘的贫民

第三种力量比较分散，较少得到主流媒体认可，但从长远看可能是最重要动态因素：来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及边缘贫民区的政治抗争星火。在埃及，大约 200 万工人卷入到 2004 年的罢工浪潮中——这包括 2006 年著名的纺织业罢工（最著名的是埃及梭织纺织公司的 25 万工人罢工），2007 年税收人员罢工（一万名工人在开罗街道静坐，后成立全国独立的房地产税务机关总工会）。在突尼斯，加夫萨（Gafsa）的磷酸矿与政府进行了的顽强对抗，2008 年的矿业黑手党（mining mafia）激活了原本老化的突尼斯总工会（UGTT）。工人阶级政治的复兴伴随着阿拉伯世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尤其面包的价格由于 2011 年之前国际小麦市场不稳定而攀升。有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应该小觑，但也不应夸大——因为这些工人身边紧挨着明显无组织的贫民区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同样艰苦。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以及产生的类似贫民窟的房屋促进了南部（阿拉伯世界）城市发展。这些移民很少能进入有组织的雇佣机构，他们为承包商工作，成为小企业家，成为佣工等等。对他们而言，政治并不经常关注他们工作的小范围雇佣领域，而经常涉及惩戒制度，如果他们反对上级的命令会受到悲惨对待。在这些新经济领域，联盟（工会）的发展受到限制，经济抗议是罕见的，更可能发生在他们的居住地。因此他们有比较集中明确地诉求，即获得水电、低价格食品以及保证家人安全。政治伊斯兰在此处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因为贫民区内存在清真寺社团。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除去类似社会安全网络的建立，政治伊斯兰也对资本家压迫进行简单分析，回答来自贫民区关于压迫的问题。贫民窟政治的重要性不亚于工厂政治。的确，这两种力量并未被认识到，但却是 2011 年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大众根基——但是

Frontline, April 6 Youth Movement—revolution in Carol.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

James Buck, *Egypt Uprising 2006-2008*, <http://jamesbuck.org/galleries/egypt>.

他们没有组织化的选举平台将其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立法权力。在埃及，领导这支力量的核心人物是萨巴希（Hamdeen Sabahi），但他领导的政治团体“埃及大众潮流”（Egyptian Popular Current）并没有发挥其潜力发展出组织能力。在突尼斯，发生在 2013 年的对贝莱德(Chokri Belaid)暗杀缓和了人民阵线的动荡，未来也可能重新出现动荡。

四、世俗自由主义者

世俗主义者受到西方的支持，但仅有极少的大众基础。这些人一般包括部分资产阶级与工薪阶层，他们通过学校教育或各自经济活动与西方发生联系，他们相信除了西方霸权之外并无其他选择（尽管他们可能第一个公然反对西方政府通过帝国主义战争损害人权），他们相信这种霸权的结果之一是，与人权相关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是国家最可信的道路。这些自由主义政党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仅有有限的大众支持他们的观点。而且，南半球（帝国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因为其放弃人权议程而饱受诟病，当国家开始认同伊斯兰教主义者时，自由主义者将国家压迫看做是正义的，这明显体现在 2013 年驱逐穆尔西之后。自由主义也因为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而受到削弱，这些政策一般认为加剧不平等，这成为南半球大众的主要怨言之一。尽管一些人支持法律与立法，但他们似乎对经常非民主地束缚大众生活的自由市场信仰相当受用。他们的先锋（领袖）发现，在政府倒台后期掌权要比通过选举掌权要容易，（正如 2011 年利比亚马哈茂德·贾布里勒（Mahmud Jibril）掌权，2013 年埃及的贝卜拉维执政一样），因为在选举领域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意识形态去动员大众。在埃及，世俗自由主义者能够加入救国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它是反对 2012 年穆尔西的宪法公投的组织，阵线包括自由主义者（如穆罕默德·巴拉迪，阿穆尔·穆萨）与左派（如萨巴希，马克思主义左派）。救国阵线的主要自由主义成员，如巴拉迪（Baradei）、埃尔丁（Ziad Bahaa-Eldin）、伊斯坎德尔（Laila Rashed Iskander）、奥尔丁（Durriyah Sharaft Aldin）与拉巴特（Maha el-Rabat）加入贝勃拉维政府，这意味着他们一同反对公认的日益独裁的穆尔西政府，服从公认的权威军事命令。推翻穆尔西政府不是一场政变，这种争论对美国、埃及军方及自由左派来说极为重要，后者不希望因

Hichenm Karoui, *Islam: Secularism and liberal - Thought In the Islamic World*,
www.worldsecuritynetwork.com.

为军事行动掩盖大众反抗穆尔西政府的光芒。当然是大众的力量冲破了穆尔西兄弟会的牢笼，但军队影响着政权的交接。除了参加新政权，自由主义者很少做出其他选择，虽然这是一个短期优势，但从中长期来看会对其民主要求产生合法化危机。

五、非政治大众的抗争

罢工中的经济伪装与反战、支持抗争的政治抗议相互影响，民众抗争由此产生，社会领域中统治合法性缓慢丧失。无法预测这种受限的斗争何时会从边缘抗争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社会力量。在这种转变中自发因素出现了。当这种暴动发生时，抗议独自变为一支社会力量，并吸引着小规模抗议中无地位的人群。当一种新浪漫主义情绪蔓延进抗议人群时，大众阶层的那种谨慎倾向荡然无存。害怕加入抗议的情绪消解，抗争激情发展成为新历史动态的一部分。在“群体罢工”的环境里，正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说，传统的非政治人群开始如洪水般涌入街道，反对旧体制，但对支持什么不明确。当非政治的部分加入斗争后，抗争就变为了革命，既没有适当引导也没有鼓动。这就是政治斗争中的神秘之处。

至少在政治动荡的十年间释放的这种政治力量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2011至2012年的紧要关头，这些力量积蓄着自己的力量和潜能，并最终推翻执政者。但想要一击致命击垮整个政权，其力量是不够的。国家的建立并非悬于上空，而是生长于深厚的根基之中，但这些因为尚未发现而很难确认。与所有政治分支势力有联系的旧社会阶级发现，无论谁上台执政，只要与工人阶级和贫困阵营不联盟，他们就会显得突兀不合时宜。资产阶级私下通过家庭关系和紧密的商业安排与军队发生联系，资产阶级也能融入到政治伊斯兰的军事精英圈之中。尽管发生政权更替，但是其利益并未受损。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国际舞台上的智囊、政治盟友保持一致。一些旧政策为了方便其政治目的而适当地注入新概念，资产阶级敦促新政权采用这些旧政策。正是这种对变迁的顽强抵抗导致诸如“幕后政府”、“影子政府”等概念的出现——这表明无论谁掌权，权力始终掌握在固有的一些人手中。

政治伊斯兰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挑战这些旧社会阶级。它与这些阶级相联系，

Rosa Luxemburg, *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 Marxist Educational Society of Detroit, 1925.

曾经傲慢地夸口要解决经济挑战，但它并不能完全理解经济挑战的艰巨性。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担忧这点上，拉希德领导的富有经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与如今下台的穆斯林兄弟会主席穆尔西之间并无不同，他们也同样无力制定一套人民支持的政策。当前这些国家甚至没有社会民主议程：对不良债务要求取消或进行根本性谈判，通过资本管制治理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允许它肆意地流向房地产及金融领域。

全球资本力量及心怀鬼胎的北部帝国主义势力的目的是聚集在新政权周围，加剧其危机。2011年的暴动使美国惊慌，他的主要安全盟友——波斯湾阿拉伯君主国以及以色列，因为政权更替而受到威胁。在阿拉伯之春、利比亚之冬（2012年左派话语）运动中，我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波斯湾合作委员会（NATOGCC）介入到利比亚，允许北部帝国主义国家将其军事力量进入阿拉伯国家。大众暴乱极有可能通过巴林岛进入其他海湾君主国，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及约旦侯赛因政权的潜在威胁也可能用这些未经检验的伊斯兰政权包围以色列。倘若进行预先组织，就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紧急介入。在看到其盟友羞耻地退出历史舞台后（法国的盟友本·阿里，美国的盟友穆巴拉克），现在北部帝国主义国家重新自称为自由的朋友。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尽管斗争进入了第三年，反对派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支持，叙利亚仍发生着流血冲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军事干预，美国能够重新对埃及、突尼斯进行日常管理——尽管那里的人民一直反感美国的干预（例如反对2013年美国驻巴勒斯坦大使安妮·帕特森的圣歌以及2012年袭击对利比亚与埃及的美国领事设施）这些帝国主义手段使得旧社会阶级沉溺于他们的永恒不朽。地域大国（伊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的态度吸引着公众视线，但是在其背后，旧帝国主义权力触角重构着他们。

2011年主要阿拉伯领导人纷纷垮台，这在大众心中滋生出一种急躁，类似于我们当前的技术仅能引起短暂的注意。革命浪潮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他们不会单单在短时期内见效。比如墨西哥革命，开始于1910年，持续了二十年，只有到1934年卡德纳斯（Lazardo Cardenas）掌权时国内形势明朗。1917年的苏维埃革命直到1928年才站稳脚跟。专制政府的垮台在短时期内发生，新政权的巩固发生在中期，而要求进行重新分配的经济文化变迁则要发生在很长时期内。阿拉伯之春，严格来讲，仅仅是短时期的第一阶段。我们现在处于中期阶段，仍要追随阿拉伯之春的精神，持续努力建立新政府权威。2013年穆尔西政权的垮台是第二个阶段，军队的介入使情况变得复杂。我们现在正靠近第三阶段。阿拉伯革命是文明的动荡，是由相当数量的人积极推进的，反对旧的分配制度的革命：存在齐头并进的两种力量，一种代表新自由经济政策，另一种

代表国家稳定。进行抗争的政治呼声不仅仅反映政治声音。这是一种反对经济剥削与政治窒息的革命进程——“选票至上主义”仅仅是在长期的同阶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真正参与意识的一种策略。

The State of the Arab Revolution

Vijay Prashad

(Vijay Prashad, Indian Historian, Journalist,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rinity College in Harvard)

Abstract The Arab World has become unrest since 2011. Political unrests have occurred in Egypt, Syria, Tunisia and Libya, and even political subversion. Several forces which have rivaled in the Arab world will influence the Arab worl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ong run. Islamic political power has grown and its extreme thoughts and behavior are important forces to influence the Arab world. The Arab world's youth dissatisfy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n often stage anti-government march. The organized working-class from the marginal slumland, the secular liberals and apolitical people are all concerned the stability of current Arab world.

Key Words the Arab World; Revolution; Islam; Working-Class; Secular Liberals

(责任编辑：李 意)